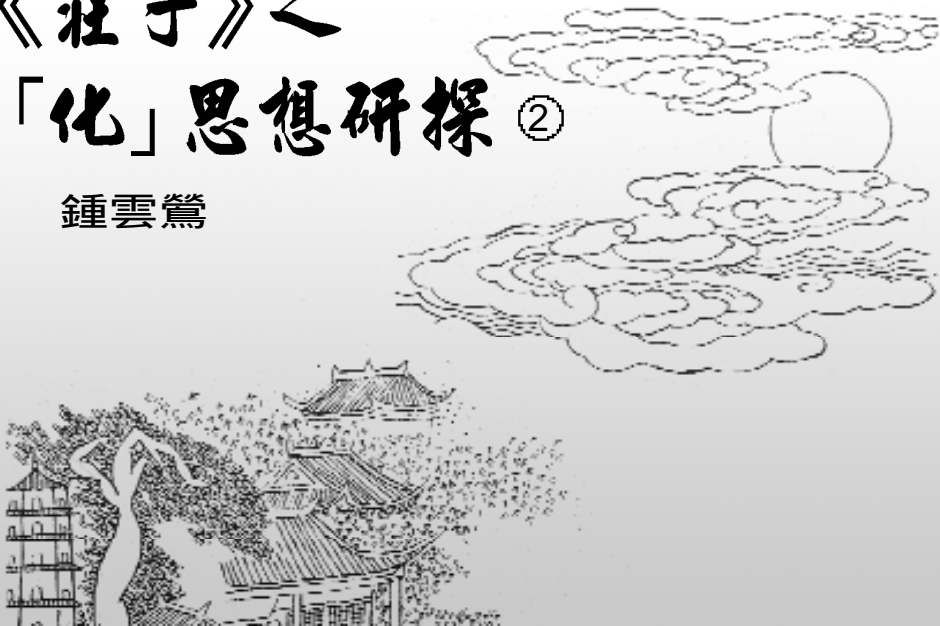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莊子》之 「化」思想研探 ②

鍾雲鶯



(續一七八期)

(二)、自然的造化生成

莊子認為，大自然間的生育運轉，也是一種「化」。代表著自然萬物永不止息的周流運轉，不受形體與時空所限，莊子將此一宇宙的自然生成動力稱之「造化」。

「造化」一詞出現於〈大宗師〉中，其載子來有病，喘喘將死，子犁前往慰問。見其妻子環而泣之，此一樂生惡死的表現，已違背了自然死生如一的循環之道，故而叱責其妻子，要她「避！無怛化！〈不要驚動這將要隨大自然循環轉化之人〉」二人因而展開有關「造化」的對話：

「(子犁)偉哉造化！又將奚以汝為，將奚以汝適？以汝為鼠肝乎？以汝為蟲臂乎？」：「(子來)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大冶鑄金，金踴躍曰：『我且必為鑊！』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，而曰『人耳人耳』，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為大鑪，以造化為大冶，惡乎往而不可哉！」成然

寐，遽然覺。

「造化」一詞在此之涵義為一自然的孕育生成，萬事萬物的生滅化育，皆是在自然的運轉中而成。是以一切動植萬物的形體現象，皆是自然的運轉呈現，無人為的造作與矯飾，亦無相對待的兩極觀念。是以生、死二者就造化的觀點而言，其本質是齊一的，只是所呈現的現象有所差異，所以說：「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」。就此而論，人之形體與鼠肝、蟲臂雖呈現不同的面貌，但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。若不識自然造化之理，而迷昧於某一外在物質形體，固執於該形體在人世間的特定想法與用途，則必陷入人世間相對的弔詭，無法逍遙自在，與道合一。所以造化的角色宛如鑄金之大冶，可以任意鍛造天地之間所有的物質形體，但若我們執意於某一形體，則必被形體所迷惑，而無法通達死生物我齊一之理。是以當子來洞察了死生齊一的造化之道，他所呈顯的是一成然寐，遽然覺」的真實生命。此中之「寐」所代表的是以往對生命的誤解，如夢似覺（註6），無法體會生命的真諦，因此形體

雖仍然存在，但精神已枯槁，與死人何異；而此中之「覺」，則象徵著天地萬物合而為一，無論造化者如何將之形體轉化，皆能安於所化之物，無動於心。此乃莊子對於「造化」一詞詮釋的思想意義。

在莊子的思想中，「造化」等同於「造物」，乃為萬物生命、形體生成之動力：

偉哉！夫造物者，將以予為拘拘也！曲僂發背，上有五管，頤隱於齊，肩高於頂，句贅指天。（大宗師）

就此而言，造物者可任意將自然界之物塑造成一形象，不受固定形象所拘泥。因此以上引文中所言有關人的形象之描述：彎曲的腰、露出背骨、五臟脈管突起、頭隱於臍、肩高於頂頂、髮鬢直達於天。這樣對「人」形象的陳述，已超越了一般對「人」此一刻板印象的呈現。

就造物者可任意雕塑萬物形象的理念而觀，造物者似乎有主宰者的意義，但必需強調說明者，莊子所說的造物者並無具有人格義之造物主的意思，是以此「造物」乃自然而然，自本自

特 稿

根，自古固存。

據此，莊子所言之「造化」與「造物」實屬一義，皆為自然之運轉生成，萬事萬物皆由造化（物）所由生。是以若就本體觀念而言，此一「造化」的功能如同「道」的功効，雖不可見，卻不可稍離，只不過造化（物）是「道」的具體稱謂（註7）。「造化」與「道」的不同處，「道」是宇宙的主體（註8），而「造化」卻是宇宙萬物化育的過程。因此鼠肝與蟲臂，都是造化的運轉生成，只是以不同的形體呈現於現象界，是以我們若知「造化」的生成之道，則必與造化合一，安時處順，無時不逍遙。

因此，莊子「造化」的觀念已經超越在生死之外，一切的形體不過是造化的作用，不同物質的聚散，全在大自然的運行之中，可遺可忘，全不入乎胸次。職是之故，我們應順應自然的運轉，無論生、死皆以安排去化的齊一角度看待，了解自然造化萬物的內在意義，不要因外在形體的變幻而動搖心志。「化」是自然的運轉，萬物的生滅皆是造化，此為莊子對「化」的另一釋義。

（二）、「化」是道的運轉呈現

在莊子的思想中，「道」是最高的原理原則，宇宙萬物皆根源於「道」的作用，而「化」則是呈現是萬物生滅的過程，此一過程雖無為無形，卻無時不存在，因此「化」是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，是故「化」的作用是「道」的呈現。

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，鬼神將來舍，而沉人乎！是萬物之化也，禹舜之所紐也，伏羲几籙之所行終，而況散焉者乎！（《人間世》）

在此說明若人之修持能達到耳目感官向內收攝，心智不假外求，到達無限超越的境界，如此，可謂「道」的境界。是以此「化」的意義，代表著宇宙間最高的原則，亦即「道」的內涵，也是人世修養的終極目標，故「化」象徵萬物在生成的過程中必須遵循的自然規則。「道」是宇宙的終極實體，萬事萬物的化育生滅，盡在「道」運轉之中。故引文所謂之「化」，即是宇宙運轉的原理原則，是人所追尋的最高境界，故曰：「禹舜之紐，伏羲几籙之行終」。因此，「化」雖是「道」的呈現與過程，但就生命的本

質而言，二者不可稍離。「化」無道不成，「道」無化不存，二者息息相關。

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與之變，雖天地覆墜，亦將不與之遺。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（《德充符》）

（顏回）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智，向於大通，此謂坐忘。……（仲尼）

同則無好也，化則無常也。（《大宗師》）

二者所言之「化」，皆為「道」之義。前者所言乃道之大本：不因死生而哀樂，不隨天地塌陷而毀敗，不與物遷移。所說皆為道的根本，故言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」即是以道為本源，使物物皆能依其道而得其本。而後者之論在於能夠忘記形骸的束縛，拋棄主觀知識的價值判斷，此即道的境界。故其言「化則無常也」所說的即是大道不偏無私的精神。因此，莊子藉「化」來詮釋「道」的精神，足以見「化」觀念在莊子思想中的重要性。

在內七篇中，莊子「化」的思想重在突破形體束縛，以達精神上的自在逍遙；並在大自然的造化中感受萬物的生成運轉，一切的生滅，皆在

自然之「化」當中；而「化」的呈現亦具有「道」的意義，為一切事物的根本。因此，內七篇之「化」的思想較以物體本質上談論，且重於物質現象的本體核心，鮮談「化」的外在因素，此為我們理解內七篇「化」思想應有的認知。

註釋：

（註6）有關莊子對於夢與覺的闡述，可參拙撰《莊子之「夢」探析》，《鵝湖》總號二六九期。

（註7）張亨先生亦有此一想法，見同註2。

（註8）莊子在《大宗師》對於「道」的詮釋曰：「夫道，有情有信，無為無形；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。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。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，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為久，長於上古而不為老。」（續下期）

（編者按：本文作者為忠恕學院早期學界班優秀學員，畢業於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，現任職於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、國學、經學造詣深厚。本文曾發表於《孔孟學報》，本刊將陸續刊出與讀者大德們分享。）